

T9299/7223

3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第九十五卷

錄異部二

變兆

人道邇

山泣

馬生人

造物之巧

手理字

三七世

虎狼入室

巨無霸

牛言

木中字

犬變

黑漢

猪肝

白毛

女道士

鼠食禾

鐵雨

石人

至正屢異

鼠渡江東

江平雷異

黑雉

水僵

王振疊災

地震地裂

千歲猴

庚子屢異

卷九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錄異部二

變兆

月犯少微戴逵以已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歿熒惑入  
斗梁武以已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五星聚箕齊桓  
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  
下庭際帝臯拜相而楊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  
產之言不虛也

文海披沙

築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築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  
泰山石遠望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曰築爲不道  
走山泣石述異記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  
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  
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  
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  
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  
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  
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文獻通考

秦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始皇因大發兵擊胡而  
後來亡秦者乃是胡亥王莽時國師公劉秀名應圖讖  
爲莽所殺而後來恢復者乃是光武魏拓跋珪因神巫  
言欲滅清河一郡而後來殺珪者乃是珪子清河王愛  
妾名萬人隋以李氏當應圖讖族誅李金才而後來代  
隋者乃是李淵父子唐以女主武王之讖誅武衛將軍  
李君羨而後來篡唐者乃是才人武氏數事者天何嘗  
不露先幾而人卒無從測摸故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甚矣造物者之巧也白拂齋

王莽始建國二年甄豐子尋坐僞作符命誅黨與死者

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六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是歲池陽縣有小人僅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萬物

大小多相稱車馬及物皆稱人之形三日死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集異志孝靈皇帝董卓專權紹術召難乘輿播越生民塗炭蟋

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河內婦人食其夫河南丈夫食

其婦梁州人生子兩頭京師馬生人名山藏

王莽其先祖墓梓柱生枝葉上出屋下根垂地中莽蜂目蛇口豺聲頭禿用包巾始謝囂奏浚井得丹書云安漢公莽為皇帝莽有長人巨無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能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

威名山藏

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牛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

年張昌反先畧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爲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文獻通考

梁開平二年使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則外圍以十

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

鴻言

稽神錄

隋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寤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文獻通考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至大觀

間漸晝見致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裂屋  
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硜硜有語  
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  
施又或爲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  
在掖廷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  
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  
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睂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白晝入  
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自  
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正史全編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

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纂異錄

宋度宗時京師地產白毛如銀絲如馬尾或因地震而  
生明年帝崩後二年國亡怪誌

徽宗皇帝撰靈寶黃籙道場科儀頒天下自號道君皇  
帝宣和殿地陷聖祖像有淚常有哭聲廟磚出血京師  
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男子孕而誕子婦人年四十餘  
生髯長六七寸踈秀甚美詔度爲女道士狐升御榻坐

名山藏

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泰楚高郵黑鼠食禾田無遺穗  
淮民大饑時江陵府十五里外群鼠以千萬計蔽塞通



達其色黑白青黃相襍與人並行爲車駕所踐死者不可勝計凡三月乃息

文獻通考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弊謠俗號曰鐵雨

楮記室

元至正庚寅年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北水田又勸造至正交鈔及決河南又勸追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不能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

鑄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山童詐稱宋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址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卽擒獲而亂階成矣有無名子爲詩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堯山堂外紀

至正十五年七月樵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烈風怪雨闇黑如深夜壞民居百餘所大木盡拔水自半空墮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

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址望大湖而去有聲如萬屋  
齊壓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開霽不一  
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煙視昔日之繁華  
頓如一夢十七年六月温州有龍鬪於樂清江中颶風  
大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八月祥符縣西北有  
青白二龍見若相鬪之勢良久不散二十三年廣西貴  
州江中有物登岸蛇首四足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  
殺之二十四年六月保德州有黃龍見咸寧井中二十  
七年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龍自井出光焰燦人宮  
人震懾皆仆地又宮墻外長慶寺所掌成宗幹兒朶內

大槐樹有龍纏擾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七月益都  
臨朐縣有龍見龍山巨石重千斤者浮空而起二十八  
年十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綰結可載  
數車

文獻通考

元至正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  
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  
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  
者走不及多道斃

元事始末

元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  
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

大其牀爐椅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  
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  
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草木子

明天順朝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  
倏忽無定或侵人面或齧人手足未幾立太監西廠命  
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僇辱或往南京或往北  
邊倏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震澤長語

明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鷄頭  
皆作人言春秋水鬪於穀洛亦已罕矣正德間直隸文  
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國憲家猷

我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災異叠見振狼恣愈甚且諱言  
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徧生又陝西二  
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斗三日移數  
里又黃河改流東注於海滄沒人家千餘又振宅新起  
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亦一時被焚  
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  
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

日錄

天順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殘熟睡間初覺牀兀箱篋颯  
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悞傷者

孔多既久始知其爲地震也又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寂後劉賊猖熾天下騷擾其大半繼以疫厲饑荒數年方寧

說海

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

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歿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竅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通紀續

寧德陳騮山褒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怪猴專憑村婦爲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造焉方入門怪卽喜曰寧德陳騮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遠道相從

無以爲供可速取楓亭荔支來須臾而荔支至食之不異閩產時蓋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欲相煩耳及直指命下陳復往訪之怪曰某雖妖邪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未必非有利於世者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逞逞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正人何爲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母晚年暮夜輒生驚恐欲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無拒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

持帕笑曰使君幸無相誑此豈大夫人物邪迺千歲老  
猴皮耳此畜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卽上帝亦無如之何  
吾將治之陳迺以寔告因爲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  
第坐不久當來矣頃之見一老猴自縛於墀下大呼曰  
騮山害我呼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歿焉

閩海異聞

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剝  
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城上無漂搖城下者城隍廟樹  
六七圍者二十餘株盡拔折東壁有榦木丈餘繁一飛  
瓦若累丸不墜城中坊石傾頽殆盡人壓歿無筭巨石  
鐵檻碎如齏粉獨高氏坊下菜傭聞風中人語甚急曰

不可動不可動兩坊夾持左右俱衝毀此坊居中獨存  
坊柱先日開裂次日復合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  
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窓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  
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卓一張平欹上面餽簌布列  
盆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  
尚在某家未去街民某家有十二甕飄去不知所之次  
日行人從黃姑庵得其二中盛米蔬如故無顛破文學  
某生有紅紗一疋絨束筒內上有封識手號飄至空中  
儼然某生紗也而厨笥未發如昨離城十餘里高粱二  
庄屋盡毀風後見樹上翻掛一盆觸而墜地不破盆幽

咽如啼聲踰刻乃止離城十五里有土地祠祠前有古  
 樹不知幾百年霹去半身剩一枯枝上有鷹巢未毀并  
 雜鷹四是日悉飛去樵者晨起入山望見滿山長人伏  
 石下熟視良久風動則着帽披衣者皆樹也城中人衣  
 履吹去者多自此間得是日先大雨雹如馬蹄如杵婦  
 男爭戴笠取視俄而晦冥天地不辨屋瓦上如車輪聲  
 行人傍巖曲望見雲中巨人手指一節丈餘往來忙擾  
 上下身首俱不見或見雲初起處有人捧長牒展兩足  
 踏兩獸背上坐兩小兒持鞭疾擊獸獸搖拽不前良久  
 既而入城為風或見紅綠衣人持短兵格鬪或見長繩

在洛陽

一月

在浙江

十湖邊

千尺翻轉絡繹傳語畧同實古今未有之變也 居東集

劉氏鴻書卷九十五 終

東隆祭邑二月廿五日... 年九岁在... 平湖县... 遇此... 不能... 也

第九十六卷

錄異部三

人異

寸人

大耳人

僵人

神母

安登

有莘氏

六子十六男

生桑化石

鬼方女

星娘

娘生卵

產十子

雙產

郊育

毛民

冤家同生

壽聯

假天子

屍鬪

諸葛竈

發昭陵

高麗船

無頭人

盜賊脫身  
三朝改元

道士呪尸

妖人王臣

魘魅行姦

變鬼法

虎四虎五

丙丁不靖

卷九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錄異部

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異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圓如長朱衣玄冠乘輶車  
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虫  
象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神異經

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為席一耳為衾

山海經

僵

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巒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鞍  
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透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



骨尚全唯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兒童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水經註

太昊伏羲氏之母曰神母居於華胥之神洲履巨人跡意有所動青虹繞之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

生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人曰

歲星下臨以歲十二年一周天也

拾遺記

炎帝神農氏出少典國君之後母曰安登生帝於姜水

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而齒具

野史

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

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

為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

殷以為尹曰伊尹

水經註

顓頊裔孫陸終娶隤氏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

連曰箴曰萊曰安曰季連○北魏延興間忻州婦人四

產十六男或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皆陰氣盛母道壯

也

事物紺珠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為石後剖腹而生啓老

君耳長七寸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髮

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

四乳臯陶烏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  
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胸納懿公之肝周穆  
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獨  
異志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  
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巳姓  
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  
曰彭祖名剪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  
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芊姓其  
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

之末世始亡

年三十一

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娠歎曰無夫而娠人將  
棄我移居東方里五月旦生朔因爲氏名朔三日而母  
死一說朔父張夷字少平洞冥記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  
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啣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  
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  
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  
龍也地理志

牢山有婦人名沙臺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神木若有

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挖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生爲隆因名爲九隆及諸長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孽育皆畫身像龍文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水經註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昔

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皆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國憲家猷

晉末嘉中有韓媪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楸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楸因變爲蛇令媪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城池集異錄

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州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

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男女四人狀皆如此  
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  
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  
荒經云毛氏食黍者是也 山海經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  
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朝野僉載

四月八日謝太后壽崇節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令  
黃蛻致語中一聯云神母聖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  
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二朝野史

唐李峯為鄧州刺史嘗夜占星宿而坐見東南有異氣

明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峯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  
殺之峯曰不可此胡雛他日必於國為盜占亦有之設  
殺假恐生真矣乃祿山生于漁陽也 雲溪友議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  
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  
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  
見二尸共卧床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  
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獨異志

會稽李彭山先生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缸  
竈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內

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於背又有諸葛行軍竈幾字想卽木牛流馬之意云貯府庫尚存

筆談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筆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南唐書

嘉祐中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駭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駭

夢溪筆談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郡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夫婦春穀問其姓氏曰姓潘

婦滄茗以進聞旁舍窸窣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  
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  
宣和庚子歲乃遭幫源方賊之亂斬首死其偶逃外得  
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舁以歸手足猶能動肌  
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後而用藥傅  
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  
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  
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洒洒也夷堅志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  
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圖淳熙間江湖  
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羣  
兇不聽以刀脅之龜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  
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  
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  
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旣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  
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  
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  
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

也鶴林玉露

咸平間議改元中書上三號上曰朕不欲過取美名惟景德之號可議未決因以三號納器中以決疑復得景得字真宗紀仁宗改元天聖時章獻臨朝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謂天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明道又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義同○又熙寧末神宗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進上指美成曰犬羊帶戈不可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塵史葉宗可元末避地淮揚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臥地雜衆尸中至夜分明月

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道士以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尪殘廢者俱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有喜色乃卽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志怪錄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

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其術蓋與王弼略相似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

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

寓圃雜記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  
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  
東都軍籍李大剛侄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  
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  
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冲要得倣  
倣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  
臉絞剃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相謝回家比有  
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  
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各各誓  
盟散去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

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德順  
天河澗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  
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設計假粧逃走乞飯婦人  
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  
作女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又或合成迷藥默念昏迷  
呪使其女子手足不動口不能言或住三朝五日恐人  
識出又行那移別處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  
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  
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  
比被覺察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叅照本犯立

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姦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勅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將各處巡按御史挨拏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聖旨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

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續已編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夷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喜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齶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軀體婦人執而繫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

執人生瘞問傍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

說海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略似雙胎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虎五一日欲出天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荅則腹中朗應無雨丹客驚問之曰虎四也言未竟又聞有應聲則曰虎五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客曰汝所爲竟煉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小點化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丹客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旣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逼人柰何柰何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或者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爲天上火以

戊巳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无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李氏疑耀

劉氏鴻書卷九十六 終

第九十七卷

錄異部 四

物異

火鼠雪蛆

藥獸

化蛇

化雉

老狐

變胡狀

屏上美人

木偶

喉間魚

宅鬼

雌雄雞

驅虎說

卷九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七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錄異部四

太史湯賓尹刪正

物異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草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  
 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啣一草歸搗汁  
 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  
 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  
 知醫。芸憲私志

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  
 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前斫  
 其腰於是形化為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  
 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殷芸小說

陳倉秦穆公時人掘地得一物似猪羊形牽以獻公道  
 逢二童子曰此媪也在地食人腦欲殺之先以栢木插  
 首媪曰此童子曰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倉舍媪逐  
 童子化為雉入林中言於公公大獵得其雌化為石置  
 汧渭之間作陳寶祠。史記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  
 班狐積年能為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  
 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  
 解無為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  
 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

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  
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  
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  
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  
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加善而矜不能柰何憎  
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  
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  
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但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

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  
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  
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其能爲患乎華益  
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  
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  
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  
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  
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  
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來取華表照之青衣曰  
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

而泣條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  
書生乃一班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  
烹之

搜神記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巾帷冠髻髯微  
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

五代史

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  
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卧屏上諸女悉下  
各通名曰當壚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  
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画眉人也吹簫

人也笑嬖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臨  
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自是不登樓未幾果敗

楊妃

外傳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  
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  
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恠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  
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  
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

幽恠錄

唐末徽中絳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數年臨終命其徒曰



吾死後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有骨鱗安鉢中跳躍不已戲投諸味雖不見食皆化爲水又投諸毒物亦皆消化一僧方作藍澱因以少澱投之即怖懼奔走須臾化成水

本草綱目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

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佈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惟卽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藝無所間斷主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捫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第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

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  
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揭錢  
二百萬辦醮筵鍊之夕置龕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鬼集  
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龕內索索如  
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  
荷百斤耳座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異聞總錄  
元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  
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華  
亂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草木子  
陝西九驢山昭陵在焉醴泉民逐白兔失足隧道中

頗黯黑油缸十數皆設關捩流注最下一缸中磁油不  
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向兔在傍乃銀鑄者上有刻  
字云揆燈人賜銀兔一個四視珠貝懷出路迷便舍之  
乃復有門及攜兔出隧門隨閉續巳編

余里素無虎十數年偶有至者一宿信宿輒去未聞秋  
毫犯今二虎入地方匿余後山且旬日矣傷豚者再晝  
伏夜遊無去志或曰張何氏之網羅或曰挾伍氏之弩  
矢第念二虎未肆毒亦不幸落此畜道余正躊躇會客  
過余曰豺狼當道子不難請之君以安天下虎豹在山  
子豈難請之神以靖里中余中慚弗德逡巡不敢任于

是退而擊牲焚香禱於土社各神爲說以告之其異曰  
人有人居虎有虎穴百里外崇山峻嶺人所不到可穴  
處者何限妖禽惡獸人所不禁可櫻食者何限何故懼  
此危地耶余思人畏虎不殺虎不可虎畏人亦避人其  
可哉人不能喻虎而托喻于神虎不知聽人而求聽于  
神神其洋洋如在濯濯厥靈以余不欲殺虎之意以衆  
必欲殺虎之勢陰馴二虎逐即離山尋穴于崇山峻嶺  
尋食于妖禽惡獸令虎不傷人人不傷虎豈不亦一功  
德乎哉或虎奉天遣余及地方衆生果不忠不孝不仁  
不讓欺賤殘貧暴寡凌弱種種作孽罪在難赦者即攝

其魂魄擊以雷霆何施弗可而令虎驚良善反於罪人  
無所警也神爲地方保障世享報祈余姑待命三日倘  
不能以弗德之人致虎北渡豈無馮婦周處張網羅操  
努矢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虎將無辭于神乎時未方焚  
告而申之時已報虎掉尾去矣此亦何異於渡河而尚  
俟夫埋輪者耶嗚呼神哉

朱吾弼驅虎說

劉氏鴻書卷九十七 終

第九十八卷

紀龐部

兵畧

湯之陰謀

守戰之具

車騎步獸

股肱羽翼

子產焚書

餓疾召兵

甲子日興

殺一老卒

安反側

兵形象水

勿從勿攻

中興十策

將禮

勇夫

臨安疏

都金陵

聯屬兩京

虎牢關

大同城

遼東三分

得算之少

荊州用武

國初兵制

五刑九刑

荒畧

黃帝問歲

大禘

三年九年

三登曰太平

陰沴陽過

禁末作

呼庚癸

寒役傷民

傷民傷農

倉窖貯粟

數年三益

壞墻不築

升平登平

貸米

麥秀蠶老

瘞蝗

調抹百姓

大臣之器

沃塹毀木

食芋度凶

荊州失險

宣城十六圩

不煩海運

大水

大旱

蝗灾

歲饑

九十八卷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八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

兵略

有夏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爬者是其予戟

也。登笠者是其兜鍪也。鑣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太平御覽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

一里，各逐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乘旌旗，力谷入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太公六韜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

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  
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  
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  
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  
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  
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  
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  
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

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  
無所疑慮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  
觀敵之意以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  
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  
主計會三軍管壘糧食財用出入

六韜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  
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左傳

朱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經濟類編

唐太宗問李衛公曰卿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宋武以徃亡起兵曰我徃彼亡必克之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罰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

唐典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徃解之選老甞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

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李德所謝

譚寶錄

郭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潘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悟從焉

五代書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

常形

十三篇

用兵之說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迫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武經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各豪傑當待之以

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  
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  
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  
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北柳耆卿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鶴林玉露  
軍議曰軍并未汲將不言渴軍幙未辨將不言倦軍竈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  
賞之下有勇夫以錄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  
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閩於長沙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  
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

乃足以抗敵。約日取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宋史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

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揚爲之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虎牢關潼關誠爲險塹。能

以寡過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大同城羣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冀越通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俱棄與朶顏三衛隔絕東西增費堡戍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原是本等形勢不知當時何以分爲二城○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漫廬安則退

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爲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大勢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冀越通

國初兵制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設一行都司爲五內外衛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

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  
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  
二人小旗十人管領鈴束以成隊伍此本朝之兵制也  
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軍伍不無空缺  
朝廷非不時加清勾法司亦諄有罪者爲戍而終不能  
復國初之舊矧老弱坐食甲兵朽鈍驅之禦敵無足當  
衝如昔年達虜屢犯畿輔倭寇深入淮揚有能鼓陣撿  
鋒而與之一角者乎及調發外兵必至騷動是養兵適  
困於兵矣且驕悍悖逆有事調發適足以增內顧之憂  
如昔年大同撫臣失於撫馭南京給糧稍不如期輒敢

羣起而噪呼殺大臣而辱主帥邇年浙江亦有兵變豈  
非紀綱之大壞者乎後雖殲彼渠魁撫安如故而體統  
已壞是制兵反以制於兵矣馬端臨曰宋兵雖多劣弱  
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  
議者謂朝廷法綱嚴密於廟堂而恩威闊畧於邊境欲  
求諸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爲玩愒  
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兵務  
之所以日墮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無禁外患  
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可不爲之所哉大都我朝兵制  
有虛名而無實用徒煩民而無能衛民蓋祖宗立法衛

軍臨陣殺傷數多者往往將坐失律以故軍丁藉是皆坐食而不習武弱者安於偷惰而不堪用强者敢於驕悍而不爲用則歲給糗糧徒費民之常供而已且役之兌糧則勒增暴橫不可名狀諺云軍強民弱豈虛語哉第兌糧則強遇敵則弱胡強弱不侔如是安得雄才爲國之臣抑其驕悍之氣振其偷惰之習俾卒伍樂於習武而臨敵足以制勝乎昔武宗南幸留都司馬喬公宇先期訓練卒伍坐消江彬不軌之謀孰謂兵果無用皆冗食哉顧制馭何如耳

滴露漫錄

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故剗剔豕黥蚩尤始也唐虞遵之收孥赤族秦法也漢魏以來遵之漸而五刑九刑其屬三千律令三百五十九章至成罪決事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間有輕刑恤民之主而無將明廣宣之臣曷繇刑錯而兵寢與

### 荒略

黃帝問師曠知歲之苦樂善惡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早早草先生歲欲雨雨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歲欲流流草先生甘草薺也苦草葶藶也惡草水藻也旱草蒺藜也雨草藕也病草艾也流草蓬草也

草木子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祲之禮也

墨子

凡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

王制記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

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禍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截江網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作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管子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蒞兮余無所



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已粗則有已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則諾左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輿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抱朴子

魏李瑰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平糴者必視歲有上

中下熟大熟則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截江網

當秦之覆敗時於時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

氏子獨為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焉金玉寶貨盡歸

任氏獨異志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嘉謀錄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  
不時其墻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  
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  
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  
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  
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  
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  
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  
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閱

古隨筆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  
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兔園策注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  
其必償也史抄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  
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  
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繁擾伏望  
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蠡海集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

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  
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  
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崇曰  
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叔敖殺蛇而福來奈何不忍於蝗  
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大唐新語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南兩  
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  
中用帛乙疋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  
識此意勿効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

山堂肆考

唐景隆八年鄭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  
相沃須臾有大蛇約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所射之俄  
而暴龍驟雨漂溺數百家

五行志

時天大旱不雨祈山川度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  
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嘗然農利  
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  
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  
旱曷爲天旱蹇陽四凶下土祇敬惟六七歲黎民不饑  
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  
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

唐文粹

貞觀時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唐紀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綱鑑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騰沸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匪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

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詔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詔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唯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史綱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

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為糜，毀木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閤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塹為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以度凶歲。

國憲家猷

海墮乃荊州北險，築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為八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為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潴。

輿地乘

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

德 糾侯大

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知府陳灌後築堤廣厚加舊  
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今賴之

國憲家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  
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  
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  
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  
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  
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  
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經濟類編







